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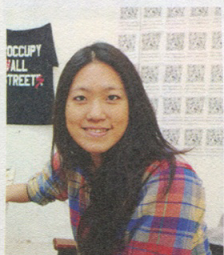
# 未來 我們不再討論媒材

## 鄭亭亭

最近畢業於倫敦金匠大學藝術研究所的鄭亭亭，以電子和新媒體繼續在創藝之路前進。在鄭亭亭的創作實踐中，以蘊含強烈的理論骨幹聞名，利用非比尋常的綜合媒材組合，比如宣紙藝術微噴以及錄像裝置，她以後當代的角度談論她的藝術創作。



1



### 鄭亭亭

1985年生於台灣，近期畢業於倫敦金匠大學藝術研究所，曾獲2011年台北獎，並獲選香港Perspective雜誌「40 under 40」之一的藝術家，作品獲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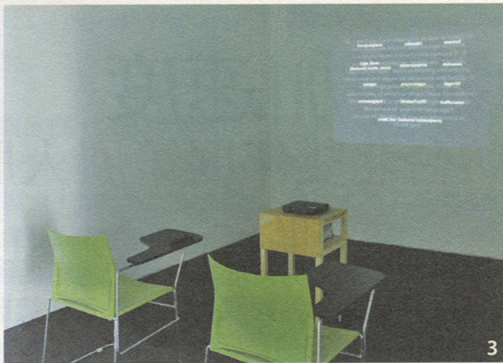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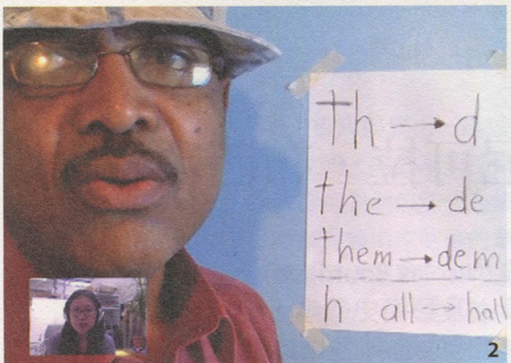
### 妳的靈感汲取來源何在？

鄭：通常我會對某些主題自然產生興趣，它有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我所觀察到的事物、我們社會的現象、或者是我閱讀所接觸到的議題等等。接著透過建立平台、挪用現有的錄像、與他人互動、實驗等過程來創作。有時起點與最終結果不盡相同，舉例來說，我最近的系列作品「口音學院」，在最初的時候我對於東亞洲人的刻板印象於主流媒體的寫照感到有興趣，接著我注意到了亞裔美國演員所利用的假口音，開始研究為何演員需要刻意應用這種不自然的口音，最後，我做了教學綠影帶教導人們如何利用外國腔講英文，藉此來討論「正確」

與「標準」口音的思想體系與流言，並探討口音與身份之間的關係。當然，口音是刻板印象的一部份，透過研究與考證的過程，原先的重點於最終的作品呈現轉移了焦點。

### 對於新媒體的未來，妳有何看法？

鄭：我認為新媒體的未來就是我們將不再討論媒材。就猶如數位攝影剛問世時，人們曾討論過失真的問題，不過之後則開始論述影像是如何能夠完整的以電子方式製造產生，這些議題現在來看似乎已經有點過時。現在我們會談無人攝影（nonhuman photography）、現實是如何被介導、後網路影像等概念，所以也許有



一天，當所有的「新」媒體失去新意時，當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時候，它會失去特色黯然無光，人們會停止議論它。不過，我對自己的理論保持懷疑的態度。

### 妳的作品富含概念性，妳創作最重要的元素為何？

鄭：我想，是點子與想法吧。我最近在倫敦的 PEER 畫廊造訪了 Fiona Banner 的展覽，她委任了一位馬格蘭攝影通訊社 (Magnum) 的攝影師以媒體攝影的角度拍攝許多倫敦市區的景象，所以這些影像好似把倫敦當做「戰場前線」一般。另一個例子是我很欣賞的藝術家 Hans-Peter Feldmann 委任馬德里街頭藝術家以他的自畫像所畫的漫畫，在這前述的兩例，藝術家所扮演的都不是「製造」藝術作品的角色，而是概念發想者。我意識到當一個絕佳的靈感想法產生時是我最興奮的時候，實際執行過程倒是沒有這麼有趣。

1.Still from The dictionary of the useless (art) words in Signalong (2014)。

2.Still from The school of accent I。

3.Installation shot of The school of accent I (2014) (at MFA Fine Art, Goldsmiths Degree show)。

4.Installation shot of Census (2011) (exhibiting at Taipei Fine Art Museum in 2011 as part of Taipei Art Award)。

### 畢業後有什麼展覽企劃嗎？

我目前在碧翠斯泰德中學駐村，這是一個為有特殊需求學生設立的學校。我正製作的作品將命名為「Signalong 中無用 (藝術) 詞彙辭典」，Signalong 是英國教育機構所使用的手語系統，我希望教導學員們如何利用 Signalong 的手語表現出一些詞彙，比如說代表激進者的 A、B 則是平庸、C 是資本主義、E 是短暫性、等等，當然他們並不需要瞭解這些字彙的意義。(含意已經暗喻在名稱中，因為這些字毫無用處。) 我所要彰顯的當代藝術自命不凡的特質，藝術與日常生活的間距。最終的作品會是一件於學校內互動式的錄像裝置，由學生們把玩互動。

### 對於當代市場妳有什麼想法？

鄭：我認為市場在所有健康的產業中都是極為重要的。不過，對於藝術市場來說，還是有著某些問題的。比如說，若是作品本身在批評資本主義，當它在藝術博覽會被展時這不是很虛偽嗎？或者，若是一位藝術家本身致力於一名環境保護者，卻在被英國石油公司贊助的泰德現代美術館中展覽？藝廊與藝術家是否是在各個國際區塊中造成高檔化的元兇？我並不是把自己置身事外裝無辜，對於所有的藝術家而言，在平衡自己所堅持的理念與經濟上獨立是一件艱辛的任務。